

有一首歌

席慕容

台湾名家散文丛书

常君实

主编

群众出版社

在我的心里，
一直有一首歌。

(京) 新登字 093 号

版式设计：王焰华

有一首歌

——台湾名家散文丛书

席慕蓉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625 印张 插页 2 126 千字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014-1378-9/I·507 定价：8.30 元

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01-95-922 号

印数：0001—7000 册



序

症 弦

来自察哈尔盟明安旗的穆伦·席连勃是我认识的一个蒙古姑娘，不过我遇见她，不是在通往沙漠市集的路上，而是在“联副”^①的编辑室里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北，中国有报业史以来副刊最兴旺的时期。这种时空的错误，其实不过是一种人生的缘分，就像这位蒙古姑娘，画油画、画线画、写诗、写散文，笔下述说的，无非是许许多多人生的缘分。只是，这缘分里含藏着如此繁复而又如此美丽兼具哀愁的人生情境，让人难以淡然视之。

她第一次来“联副”是准备开个展

的时候，带了一个黑夹子、夹了一大叠画稿，我看了印象很深。为了了解她绘画的全貌，我和编辑部同仁专程到石门去参观她的画室，那么远远走近的一段路里，就觉得她的住家与附近的环境真正是艺术家的选择。房子是依着国防研究机构的宿舍改建的，外貌并不起眼，但屋里在朴实无华的设计下，处处显示她独特的美感与趣味，比如窗子，用各种色块贴着，仿佛一扇窗也是一幅画，阳光进来，渲染出温暖柔和的色调。画室在对屋，不算大，充满了完成与未完成的作品，有一大幅没画完的杜鹃还在画架上，色彩绚烂淋漓，透着强烈的生命感，她说这是在附近园子观察到的印象，一团团火样的杜鹃，激动着她，非画下来才甘休，杜鹃的花季很短，不抓住瞬间的感觉，很快就消失了。席慕蓉拿出她一张张的作品给我们看；我发现她的油画与线画截然不同，线画纤细秀丽，油画情感奔放，用色大笔挥洒、拓落不羁，有一种原始的冲创力，涌动着女性画家作品中少有的饱满、充沛的气势。我还记得其中一幅画，画中的女子迎风翱翔，长发飘拂，很像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图，有一种健康、雄壮的女性美。如果说她的线画是宋元词曲的小令，油画便是汉朝的乐府长歌。从这两种画风，可以觉察出她有北地雄迈与南国秀丽混合的性格；她的情思细腻，而她不重修饰的样子、不拘小节的生活态度，却流露出一种帅气；帅原是用来形容男孩子的，但女性有这样的气质，那是另一种的迷人感觉。

之后我们开始通信，当我知道她写诗，偶尔也写些散文，就非常鼓励她。在美术界，画家写文章的不是很多，刘

国松、庄喆、席德进、何怀硕是少数的几位，不过他们多半写画论，写抒情散文的大概只有席德进。席慕蓉的散文与席德进有同样的功力，但席德进基本上还是用画家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，席慕蓉则不纯粹是用画家而以作家的观点来感知这个世界。

席慕蓉散文的最大特色就是抒情风格，这可能是因为也写诗的关系，文字敏感细腻，与其说是画家的散文，不如说是诗人的散文。她的题材虽然呈多样性，却统摄在一个基调之中，充满温馨同情，是一个爱者的世界。或者这和她生活背景是密不可分的，她曾说过：“我是一个幸运的女子，因为有着深爱着我的人的支持，我才能如此恣意地成长……我要承认，在今生，我已经得到了我所一直盼望着的那种绝对的爱情，上苍的一切安排原来都有深意，我愿意沿着既定的轨迹走下去，知恩并且感激。”（《无怨的青春》自序）

她的笔法擅长运用重复的句型，使她的文章呈现着舒缓的音乐风格，而充满了田园式的牧歌情调。近二十年来的散文，大致是两个类型：一种是冲澹的，不讲究文字的繁丽，不在句法上刻意经营，着意在整体的效果；另外是浓艳的，追求词章的华美。席慕蓉的散文兼具二者的长处。她的文章都有人物作中心，在浅白的诉说里，可以见出她的真淳，具有冲澹型散文的特点；她虽然不刻意经营句法，但由于她有诗人的观照能力，所以也常常涌现奇句，让人寻思不已。像是对生命的领悟：“生命中有许多特定的刹那都像一篇极短篇：没有起始，没有终结。因此，那挑选出

来的一刹那就比较特别清新而淡远，比较特别苦涩而又甘香。”（《谜题》）像是对离别的诠释：“离别又有什么不好呢？……所有过去的岁月竟然像是一张蚀刻的铜版，把每一划的刻痕都记录下来了，有深有浅，有满盈也有空白，然后，在每次回顾的时候，它都可以给你复印出一张完全一样的画面出来。”（《一个春日的下午》）像是对自然的肯定：“只要夏天到了，在浅水的塘里，荷花总是欢然开放。每一年、每一季，总是按着秩序，没有一朵花会忘记，没有一片叶子会犹疑。”（《夏天的日记》）

席慕蓉的诗有很多是关于爱情，她对爱情的诠释是另一种执着，对情人之间的离散，常常流露出哲学式的纾解，得与失都赋予了新的意义，她写爱情的不胜今昔之感尤其动人。现代人对爱情已经开始怀疑了，席慕蓉的爱情观似乎给现代人重新建立起信仰。而在散文里，席慕蓉所企图掌握的却是时间，虽然她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对生命未可全知的焦灼与探索，而其实，生命最基本的质素不就是时间？或者是这种急于掌握恒永的心情吧。席慕蓉常能在反复索解之后得到某些顿悟式的答案，至少，这些答案可以暂时纾解她的疑惑。譬如在《月色两章》里，她说：“生命应该就是这样了吧？在每一个时刻里都会有一种埋伏，却要等几十年之后才能得到答案，要在不经意的回顾里才会恍然……”在《永恒的盟约》中，她说：“生命里的一切都是为了延续，艺术的最终目的应该也是为了这个。汲取上一代的精华，寄望下一代的能够知道、明白，并且再发扬光大……”在《一个春日的下午》，她问：“生命是不

是就只是一种不断的反复而已呢？”在《花事》中，她说：“人生也许就是这样了，只要是自然的，只要是顺着天意的，就算是花落了也不一定要觉得悲伤，甚至也可以有一种淡淡的喜悦，就像这风里的若有若无的清香。”在《丰饶的园林》里，她说：“我其实不必一定要苦苦追寻那一扇已经错过了的，只存在在过往记忆里的门，往前走去，还有多少扇门在等待着我去一一开启，生命里还应该有多少不同的惊喜和盼望。”……生命有那么繁复，时间有那么无限，答案就有那么多样的可能。就像琼虹的诗：“不受约束的是生命，受约束的是心情。”与话：“受约束的是生命，不受约束的是心情。”（见《夏天的日记》）

另外，她的主题之一是乡愁：对童年的怀念与故乡的系念。她生活在蒙古家庭里，小时候常常听大人讲边疆的故事，长大以后，她的故乡变成了精神的寄托，也增添了她的作品中的色彩；蒙古的草原、沙浪的驼影、长河的落日、大漠的孤烟，这种向往增加了作品的浪漫情调。她虽然是长在内地，但血液中流动的是蒙古人的因子，边塞民族流离的悲苦，有时候她也藉着孩童的视点表现出来。席慕蓉的作品具有相当大的精神空间，并自然流露出北地的豪放，这与她的出身是有关系的。

席慕蓉的书近年已被列为畅销作品，这表示读者趣味的提高，是可喜的现象。当然，也由于这样的关系，引来了一些异议，有的说她受欢迎是因为她的画，有人说她的风格甜美易于讨好；而更多的是赞美。席慕蓉无视于这些掌声或嘘声，她比以前更努力工作，严苛的要求自己；她

知道她真正的压力在哪里，那该是属于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压力。

面对她的理想，她应该知道做了多少，她是具有自我省察能力的作家。有长长的路正在她眼前展开，通向蒙古草原般辽阔的文学世界。

而或者，我们更希望的是，席慕蓉——这个蒙古姑娘有一天能回到她的故乡，像她自己的梦想，一脉一脉紫色的山峦，泼墨般大笔刷开的草原，缓缓移动的羊群，或是烟尘滚滚里仿佛要奔向世界尽头的马群……而她站在帐房外，手里拨着冬不拉，心里念着鞍上人，没有画笔、诗以及散文。

注：①“联副”：台湾《联合报》副刊。



•
1 序（症弦）

•
3 槭树下的家

9 夏天的日记

16 主妇生涯

23 星期天的早上

28 谜题

•
37 有一首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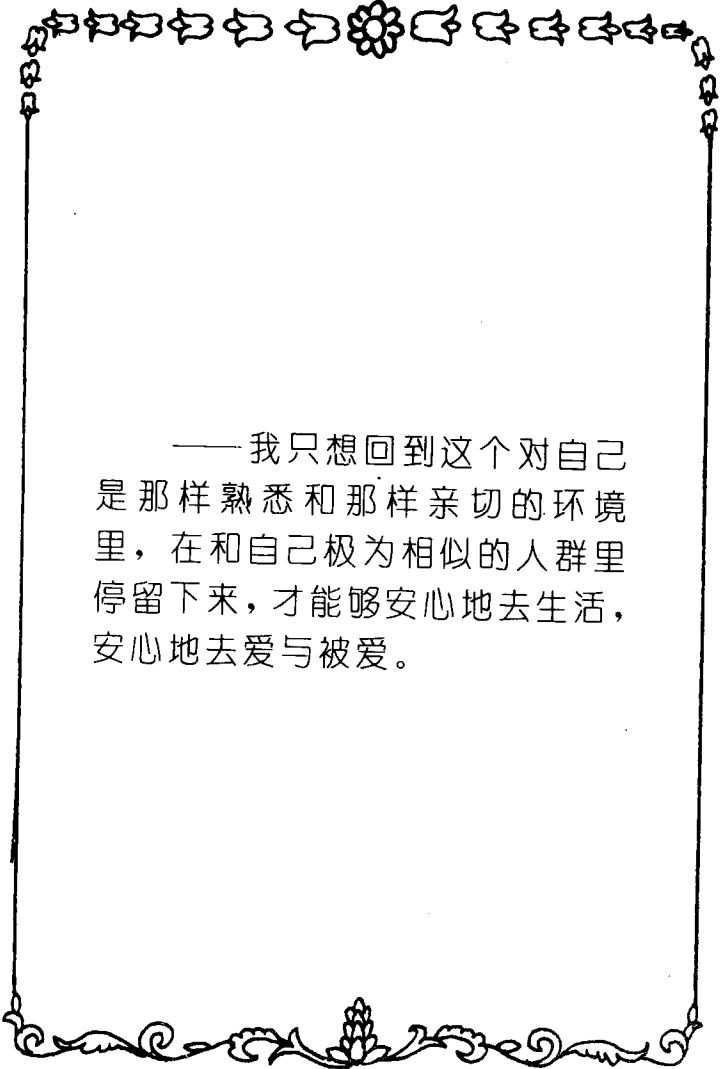
43 飘蓬

48 飞鸟们

•
59 花的极短篇

- 65 月色两章
69 同学会
74 姊姊的歌声
80 说梦
87 心灵的对白
.
95 我的泪水
102 妇人之见
109 标本
114 荷兰印象
.
121 玛利亚
126 老伊凡
131 阿克赛
135 从画里看现代人生
146 席德进
156 永恒的盟约
.
165 一个春日的下午
172 花事
184 丰饶的园林
189 黄粱梦里
.
199 一束春花





——我只想回到这个对自己
是那样熟悉和那样亲切的环境
里，在和自己极为相似的人群里
停留下来，才能够安心地去生活，
安心地去爱与被爱。



槭树下的家

我先是被鸟的鸣声吵醒的。

是个夏日的清晨，大概有几十只小鸟在我窗外的槭树上集合了，除了麻雀的吱喳声之外，还有那种小绿鸟的嘤嘤声。我认得那种声音，年年都会有一两对小绿鸟来我的树上筑巢，在那一段时间里，我每天都能听到它们那种特别细又特别娇的鸣声，听了就让我想微笑、想再听。

屋子里面还留有昨夜的阴暗和幽凉。窗帘很厚，光线不容易透进来，可是，我知道，窗户外面一定有很好的太阳，因为，从鸟的鸣声里，可以听得出

它们的雀跃和欢喜。

而且，孩子们也开始唱歌了，就在我的窗下。仔细分辨，唱歌的人有的是坐在矮墙上，有的是爬在树上。他们一面唱一面嘻笑，那种只有孩子们才能发出的细嫩的歌声，还有不时因为一种极单纯的快乐才能引起的叽叽格格的笑声，让睡在床上的我听了也不禁微笑起来。

原来，早起的孩子和早起的小鸟一样，是快乐得非要唱起歌来才行的啊！

在这些声音里，我也听出了我孩子的声音，对一个母亲来说，自己孩子的声音总是特别突出、特别悦耳的。一早起来不知道有些什么事情让他们觉得那么好笑的，那样清脆和圆润的笑声，真有点像荷叶上的露珠，风吹过来时就滑来滑去，圆滚滚的、晶亮亮的，一直不肯安静下来。

然后，忽然间传来一声低沉的喝止：

“小声一点！你妈妈还在睡觉。”

那是一种低沉而宽厚的男中音，是比我起得早的丈夫出去干涉了。其实，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醒了，可是我愿意假装安静地躺在床上，享受着他给我的关怀。

在阴暗和幽凉的室内，在我们干净而舒爽的大床上，我一个人伸展着四肢，静静地微笑着。把脸贴近他的枕头，呼吸着我熟悉的气息，枕头套的布料细而光滑，触到我的脸颊上有一种很舒服的凉意。这是我家，我的亲人，我热烈地爱着的生命和生活。我虽然知道在这世间没有持久不变的事物，虽然明白时光正在一分一秒地逐渐流失，可是，能够在这一刻，能够在这个夏天的早上清楚地感觉到

自己的幸福，一种几乎可以听到、看到和触摸到的幸福，我恐怕是真要感谢窗外那十几棵的槭树了。

在房子刚盖好的时候就种下的这些槭树，长得可真是快，七八年前只有手臂样粗细的幼树，现在却个个都是庞然巨物了，跟着四季的变化，把我们这栋原来非常普通的平房也带得漂亮起来。它们实在很漂亮也很尽责，春天时长出好多软软的叶子，绿得逼人，一簇簇的小花开得满树，在月亮底下每一小朵、每一小簇好像都会发亮。夏天时给我们整片的浓荫，风吹过来，说要多凉就有多凉。秋来时可以变得很黄很红，几乎所有路过的人都会忍不住摘下一两片。到冬天的时候，满树的叶子都落了，屋子里就会变得出奇的明亮，而那些小绿鸟留下的窝巢就会很醒目地在枝桠之间出现了。孩子们爬上树去拿了下来，当作宝贝一样地献给我，小小的鸟窝编织得又圆又温暖，拿在手上虽然没有一点重量，却能给人一份很扎实的快乐。

对我来说，我的这一个槭树下的家，和它的小小窝巢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啊！

我越来越爱我这个家了。仔细想一想，从小到大，我好像从没能在一个地方久住过。年少的时候，爱向朋友吹嘘，扳着指头向他们数我走过的地方和搬家的次数，越数越多、越数越兴奋，让那些从来没离开过家的朋友们听得一怔一怔的，我就会越发地眉飞色舞起来。

长大了以后，慢慢地懂了，遇到有人问起，也不大爱说了。心里面有了一种说不出的闷闷的感觉，好像有一种委屈，也有一种不安，更有一种渴望。

渴望的是什么，自己也不大清楚，不过倒是常常会做着一种相似的梦。在那种梦里，我总是会走到一扇很熟悉的门前，心里面充满了欣慰的感觉，想着说这次可是回到家了，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了，再也不走了，然后，刚要伸手推门，梦就醒了。

每一次都是这样。只要是梦到回家，每一次都是这样，刚要推门、刚要看清楚家的面貌、刚要享受归来的快乐，梦就醒了。

在小的时候，家对于我来说，就是父母所告诉我们的那些祖先所传下来的美丽的故事，就是那一片广大的原该属于我们的土地，小小的心灵因而总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其他人是不一样的。等到长大了以后，出了国门去到欧洲读书的时候，才恍然于民族之间真正的异同，才发现，原来不管我怎样恋念于那些美丽得如神话般的故事，不管我怎样耿耿于怀那失去的塞外芬芳的草原，命运既然把我安置在这里，一定有它的寓意，我真正的家应该就是这里了。我和所有的朋友一样，从小一起长大，说着相同的话，怀着相同的心思，背负着相同的负担，我实实在在是一个和身边的朋友们完全相同的人啊！

因此，在欧洲的学业告一段落以后，就强烈地想要回来。开始的时候，长辈们并不太谅解，大家都希望我们能再考虑一下。丈夫和我，两个人求学的过程一直很顺利，如果再多留几年，也许还能再多有一些发展。可是，我们两人一封又一封的信写回家，只希望能让我们回来工作。

终于，他的母亲同意了。接到信的那天晚上，布鲁塞